

学习中的社会 and 情绪因素

吴 婧² 隆 舟^{1,2}

1. 怀化学院武陵山片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怀化;

2. 怀化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怀化

摘 要 | 人们对学习中社会 and 情绪因素的理论 and 实证研究成果越见丰富。然而, 不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只在较低程度上相互对应。为了防止这个研究领域越来越分散, 本文着重于理解个体的情绪和社会经验如何影响他们的学习, 以及教师在课堂上应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这种理解来辅助学习。

关键词 | 情绪因素; 社会因素; 学习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情绪”这个词在词典中是一个难词。当在教育背景下使用时, 它可能会引起矛盾的解释和无端的攻击, 被认为是“将感觉置于理性之上”。像“情绪情感教育”或“情绪情感课程”这样的术语, 对于那些同意个体情绪发展是主流教育的核心问题的人来说, 也不是很有帮助。为了防止这种两极分化, 快速提醒一下现有的关于情绪、社会 and 认知发展的互动性质的补充性的可行范式可

基金项目: 2018 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智能导学系统调节师范生问题解决中的困惑情绪研究”(18B491)。

通讯作者: 隆舟, 博士, 怀化学院武陵山片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怀化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与认知发展。

文章引用: 吴婧, 隆舟. 学习中的社会 and 情绪因素 [J]. 社会科学进展, 2021, 3 (5): 459-465.

<https://doi.org/10.35534/pss.0305036>

能是有用的。它们允许我们认识到任何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并使用多种概念进行工作。

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阶段和道德学习理论对推理、如何构思和遵守规则以及个体如何学会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进行了发展性的说明。心理动力学流派分析了理性和非理性的情绪表达，以及情绪如何从社会经验中产生和发展。应用于课程研究，这将表明，当我们最关心的时候，我们学得最好，情绪参与在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库比谈到了解自己感受的权利，个体需要被帮助了解他们的爱和恨，他们的恐惧和好奇心，他们紧张和紧张的关系。社会学习学校建议通过正常的日常课堂接触来协调情绪、社会和认知的成长，利用学习者自发发生的事情以及由教师引入和创造的事情。布鲁纳在他关于“人”的开创性课程中，强调了知识的获取过程，提到了个体作为学习者的性质，他“学会掌握自己，约束自己的品味，加深对世界的看法”^[1]，因为他的情绪能量被调动起来。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理论为每个发展阶段赋予了具体的任务（如童年时期基本信任的发展），为教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情绪教育或对个体进行社会能力教育，顾名思义，有一个认知层面。当这些被看作是学术课程的补充时，误解就会大量出现。因此，仅仅提及社会方面，往往会导致假性的社会分组做法，而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真正的社会学习发生。洞察社会和情绪因素是个体学习的一个方面，如何有效地利用这种洞察力使这个问题成为专业能力的一个问题。

2 学习中的社会因素

Bennett 揭露了“单纯的课堂分组做法的空洞性”，即将个体坐在一起但只从事个人工作与通过真正的合作方式工作对个体表现的社会过程的真正影响进行了对比^[2]。他描述了合作小组的努力是如何为个体提供社会和情绪体验的，如给予和接受解释，这确实提高了学习效果，而且学习者个体之间以及学习者和教师之间的知识分享促进了任务的强化交谈。接受合作小组工作培训的教师对孩子们的喜爱程度印象深刻，并报告说他们非常惊讶“孩子们事实上比我意

识到的更能利用对方和帮助对方”。他们很高兴，例如合作诗歌活动为高质量的学习创造了条件。结果是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都更喜欢诗歌、更独立、更合作、工作质量更高。

目前国家对识字标准的强调将要求同样强调合作教学方法对提高标准的有效性。这就强调了教师需要找到自己的最佳方法来提高仅仅是规定的法定要求。通过对学习和教学中的情绪或社会层面的洞察力来提高教师的能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Bennett 提到了维果斯基的“近距离发展区”的概念，在这个阶段，学习唤醒了各种内部发展过程，而这些过程只有在学习者与环境中的人互动并与（他的）同伴合作时才能发挥作用。Bennett 问道：“我们能在数学、科学和技术领域设计出能产生抽象谈话的任务（例如）吗？能否训练学习者在社会和智力层面上更有效地发挥群体作用？教师对合作小组工作的干预应该是什么性质的？”^[2]。

维果斯基关于学习与小团体社会互动、社会对话、语言和知识之间的联系的工作，使一些英国教育家研究其教育意义。Daniels 讨论了组织中的个人，并评论了理解学习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与作为社会过程中介的语言之间关系的重要性^[3]。Pollard 在研究小学的创新实践时，强调了小组工作如何显示出学习者在数学、科学、设计技术等科目中共同构建他们的理解的能力，以及在英语中的“过程写作”中鼓励学习者起草、分享和讨论、重新起草和“发表”他们的故事^[4]。Saxe 研究了通过合作学习的同伴互动和数学理解的发展，以及在合作学习结构中使用对同伴过程的洞察力如何影响学生的动机和成就^[5]。Evans 根据维果斯基对“问题儿童”以及对所有能力学习者的工作，研究了其对特殊教育和当前包容辩论的影响，而维果斯基强调游戏对认知发展的重要性，导致游戏治疗师修改了他们对游戏的技术和理解^[6]。

维果茨基强调这种理解对教师在特殊需要领域和为学习者创造成功的学习环境的重要性，这对工作人员的发展有明显的影响，因为它也提供了将有特殊需要的个体所经历的学习困难视为可能突出一般教学和学习中的问题领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需要解决的机会。其中一个问题领域显然与如何关注学习者的情绪需求有关。

3 学习中的情绪因素

对于学习者的情绪成长,对于影响情绪成长的社会互动和关系过程,对于这些过程在提高或阻碍学习能力方面所起的作用,现在已经有了丰富的知识和理解。并非所有的知识都被充分地提供给了教师。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意识到,在个体的学习中,教什么和怎么教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而关注他们的感受和与他们有关的社会经验会刺激他们的学习。但是,在过度竞争的教学环境中,教师这样做的机会已经严重减少了。

因此,在教师所知道的对学习过程的重要性与官方对其可衡量内容的强调之间存在着矛盾。工作条件似乎阻碍了他们为自己孩子的最大利益而行动的能力。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和不确定因素累积起来,似乎与他们的专业任务背道而驰。因此,员工支持行动一直关注在这些困难下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并提出专业人员需要的是一个接受焦虑和不确定因素并促进思考和理解的学习环境,以优化他们的资源。

试图理解学习者的情绪学习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任务所涉及的内容,占据了一系列专业和学科的工作者。哲学家们接受将情绪教育作为认知的形式,涉及知识和理解^[7]。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治疗师同意情绪和动机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上的巧合。正如 Bennett 在维果茨基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所证明的那样,在一个共同学习的团体中,彼此之间以及与意识到其重要性的教师之间的付出与收获的经验,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归属感和被重视的感觉^[2]。它发展了个体作为学习者的信心,影响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Barrett 写道,学习者需要“安全的基础”,以“无畏地学习”^[8]。同样,温尼科特表明,个体对其困难感受的试探性言语表达,对他来说是成人试图理解其“自己的存在版本”的标志^[9]。

当布卢姆评论教学中情绪目标的重要性,以及面对学校测试中的认知偏见,情绪目标在课程实践中的侵蚀时,他把这种侵蚀归结为错误的假设,即没有教学情绪就会发展。我们现在知道,这确实是错误的,许多教师现在使用的方法都是为了关注情绪或社会层面。其中包括圆圈时间、朋友圈

和不责备欺凌方法，通过学习支持和同情他人的困难，引导学习者体验彼此作为群体中有价值的成员。这些都是有助于创造良好学习环境的解放性经验。

然而，许多学习者的学校经历导致了他们的不满。一项特殊儿童调查报告了根深蒂固的拒绝感，被忽视、被嘲笑，甚至不被鼓励去努力^[10]。对逃学者的采访表明，他们认为学校是“控制性的环境”，不支持他们的老师使他们很难回到学校（“我觉得所有的老师都非常讽刺”“我不觉得他们有谁想帮助我”）。Devlin 在问及他们生活中任何可能会有所改变的特别之处时，告诉了犯人类似的遗憾，而社会排斥的一份报告对学生辍学的一些原因进行了评论：学校被认为是无聊的，太难了，没有任何结果^[10]。

因此，学校经历很重要。然而个体如何体验学校，也与他们带入学校的经验有很大关系。他们的自我形象可能已经受到严重打击，学习任何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一个三年级的小男孩一样，他哭着说他“永远也做不到”，因为他“天生愚蠢”）。其他人也同样变得灰心丧气，确信没有人喜欢他们（那么尝试的意义何在？），加入了那些“甚至对表扬都没有反应”的行列^[10]。他们在私人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所产生的焦虑会延续下去，影响到他们在学校的工作和互动，可能会一直隐藏起来，也可能表现为问题行为，并且很容易引起教师的消极反应，然后面对自己的情绪弱点。在需要被视为“控制”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他们可能不是以他们训练有素的“专业自我”来回应，而是以他们“个人的冲动”来回应；可能会把自己的愤怒加到孩子身上；而且，在那一刻，将无法提供一个情绪支持的环境，一个“安全基地”，在那里，探索和“无畏的学习”成为不可能^[8]。

如果我们可以接受，为了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教师自己也需要这样一个“接受焦虑和不确定性并促进思考和理解的学习环境”，那么，持续专业发展的结构如何帮助实现这一点是未来师范生教育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Bruner J S. Toward a Theory of Instruction [M] . New York: Norton, 1968.
- [2] Bennett N.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classroom processes and outcomes [J] .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91, 32 (4) : 581-594.
- [3] Daniels H. Back to basics [J] . British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1996, 23 (4) : 155-161.
- [4] Pollard A.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M] //Daniels H, Charting the
Agenda. London: Routledge, 1993.
- [5] Saxe G B, Gearhart M, Note M, et al. Peer intera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understanding [M] //Daniels H, Charting the Agenda. London:
Routledge, 1993.
- [6] Evans P. Some implications of Vygotsky's work for special education [M] //
Daniels H, Charting the Agenda. London: Routledge, 1993.
- [7] Peters R S. The education of the emotions [M] //Peters R S (ed.),
Psychology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4.
- [8] Barrett M, Trevitt J. Attachment Behaviour and the Schoolchild [M] .
London: Routledge, 1991.
- [9] Winnicott D W. The Maturation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J]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 1965, 6 (2) : 371-374.
- [10] Devlin A. Criminal Classes. Offenders at School [M] . Winchester:
Waterside Press, 1997.

Social and Emotional Factors in Learning

Wu Jing² Long Zhou^{1,2}

1. Basic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2.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Abstract: There is a growing body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factors in learning. However,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correspond to each other only to a low extent. To prevent this research field from increasing fragmentation, the presentation focuses on understanding how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social experiences may affect their learning and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eachers should use such understanding in aid of it in the classroom.

Key words: Social factors; Emotional factors; Learning